

十三世紀的冰島文化

# 斯德龍時代

埃那爾·斯汶遜著

新知識出版社

# 斯德龍時代

十三世紀的冰島文化

(冰島)埃那爾·斯汶遜著

吳元坎 楊立信譯

新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上海

ISLANDICA, VOL. XXXVI  
THE AGE OF THE STURLUNGS  
ICELANDIC CIVILIZATION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inar Ól. Sveinsson

TRANSLATED BY  
Jóhann S. Hanness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根據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英語本譯出

斯 德 龍 時 代

十三世紀的冰島文化  
(冰島)埃那爾·斯汶遜著  
吳元坎 楊立信譯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9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5 號

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6 1/2 插頁：1 字數：166,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本

統一書號：11 076·65

定 價：(9) 0.95 元



凡尔斯居夫斯塔梯尔地方的教堂門飾  
(照片由冰島國立博物館供給)

## 致中国讀者

這本書原来是用冰島文写的，它的讀者对象是那些对古代冰島的历史和文学已經有了相当認識的人。他們在学校里已經学过冰島历史的綱要，很多人并能愉快地欣赏当时的古典文学；因此，作者認為讀者們对这方面已是熟悉的。当約翰·汉納遜教授把本書小心地譯成英文时，人們就想到这个譯本可能会落入一些对这方面的情形不太熟悉的人們手中，因此觉得應該补充一些在原作中所不需要的說明，于是他在英譯本中又加了一篇譯者前言、一些譯者注、一張家系表和一份索引。現在，這本書又准备譯成中文了，对中国的讀者來說，当然需要更多一些补充材料来帮助他們閱讀本書；因此，我又写了一篇簡短的緒論，在这里面叙述了冰島在那个古老的共和国时期里的历史和社会結構，同时还概括地介紹了当时的文学。虽然这篇文章很簡短，但我希望它能对中国的讀者提供一些帮助。当然，这篇短文的写法，跟全書的文字有所不同；但如果讀者能考虑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意图，那末对作者也不会再有所責难了。

最后，我願意謝謝楚图南博士的好意和关心，由于他的努力，我這本書才有机会介紹給中国的人民。如果這本書能給偉大的中国人民一些关于冰島的知識，引起他們对冰島人民以及它的文化和文学的兴趣，那我們的工作就有了很好的收获。

埃那尔·斯汶遜

## 作者序言

这一本書里講到的是古老的冰島共和國的最后兩代，以及緊接在它們前后的那些轉变的时期：12世紀的末叶，也就是最能代表这一时代的生活特征的形成时期；13世紀的末叶，也就是这种古老的文明崩潰的时期。在某些地方，我还必須將叙述的时期向后或向前推得更远一些，否則就不足以來說明这一时代的文明中若干趋向的發展。对那种外界的生活，这里并没有進行研究，因为在这一方面的記載已經很多；当然，最好的还是斯德龍加英雄傳說集。同时，由于材料的如此丰富，如果要对每一件事都來詳細叙述，那也不是很少的篇幅所能允許的。因此，这里对許多事情都只是簡略地提了一下。我的想法是，讀者对这些事情已經很熟悉，再則他們所需要的这些材料也是很容易找到的。

本書所接触到的是这一时代的冰島人的内心生活，他們的精神氣質，他們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觀，以及这种内心生活的怎样在各种文化生活的領域中表現为外界所可以看得到的行动。在宗教、法律、學問和文学中，各个时代的生活和事件中的个别細則，正如北歐古代的文字記号一样，如果你懂得怎样正确地讀它們，它們也就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的說明。本書也就是企圖这样來解釋这种古代的文字，以期对整个文化可以獲得一种清楚的理解和統一与完整的看法。可是，只有从对个别的项目進行細心的考察出發，这种看法才能獲得确实的証明。因此，詳証博引决不是多余的賣弄，而只是希望以这些确鑿的証据來防止粗暴和膚淺的判断，这种判断也正是在对我们所要叙述的这一时代進行討論时少有的現象。

当一个人在描寫那种外界的生活現象，或是在試圖掌握一个过去的时代的精神时，那些对抗、斗争和变化等等活动，往往会在他那种仔細的、靜止的搜罗閱讀中暗暗地溜过去的。从歷史的重視运动与轉变这一点，我們可以学得些东西；凡是想研究各种文化、各种現象，就必须認清这里面的各种趋势的相互作用和冲突，这里便是不断变化的内容和現象。文化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是一种动的存在。

歷史上有許多时期留下來的只是一些不完全的記錄，对这些时期，我們有时好像看不清楚，或簡直是完全看不出。那些模模糊糊地理會到的僅有的一些东西，有时由于見解不清而变成了歪曲；有时甚至不是歪曲，而是由于缺乏其他証据而竟至对这一时代形成了完全錯誤的見解。这些东西好像是一塊字迹已大部磨滅的碑刻，这种碑刻常常可以引起一些奇怪的幻想，而世間也有的是專門欢喜弄这些玄虛的人。与这些模糊不清的时代比較起來，斯德龍时代在我們的眼前却像大白天一样清楚，因此有些人也就感到它是特別的親切；因為他們知道，从許多事物中可以得到的某些知識，是会使这些事物獲得一种新的价值的。同时，对那些在心灵深处隱藏着一种希望來發掘神秘事物的願望的人們，这里也有着他們取之不尽的源泉。斯德龍时代是这样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它对觀察的人們供給了现实的真相，同时也打开了现实的奧秘的大門，而那里面却像大海一样的廣闊無边。

作者虽然相信他有时所走的道路是到現在为止很少有人走过的，但他也尽了最大的力量來向那些过去对这里所討論的問題有过接触的人們學習。我特別要提到的是安德拉斯·海斯勒、西格斯尔·諾尔达尔和漢斯·金克等人的著作<sup>①</sup>，还有海尔基·波依托斯博士的論文<sup>②</sup>和古斯門德爾·芬保加遜的書<sup>③</sup>，也提供了各种有价值的观点。在若干个別的問題上，我当然也参考了一些不同的材料。但主要的还是那些古老的記錄本身，这是我們最可靠的向導；只要我們懂得怎样來提出問題，它們是無不願意提供明确的答案的。如果我們这样做，那末，古

老的时代就像神話故事里的巫婆一样，它可以讓我們从它伸出着的手臂下面看進去，这样我們就可以看透那些小丘和大山。从这里面，我們也就可以找到最好的說明。

- 
- ① Andreas Heusler: Zum isländischen Fehdewesen in der Sturlun-  
gazeit  
Sigurthur Nordal: Snorri Sturluson  
Hans E. Kinck: Storhetstid
- ② Dr. Helgi Pjetures: "Úr trúarsögu Forn-Íslendinga" (in Skírnir,  
1906)
- ③ Guthmundur Finnbogason: Íslendingar



## 英譯者前言

虽然這本書原來的寫作意圖，并不是准备把它当作一本对 13 世紀冰島歷史文學的入門書的，但在原作(冰島文)問世以來的 13 年中，对包括譯者在內的許多讀者來說，它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介紹人們進一步認識斯德龍加英雄傳說集和主教的英雄傳說集，引導人們更深入地了解產生冰島英雄傳說集的那種社會背景。因此，現在將這本書譯出供之更廣大的讀者，也不單是因為它本身对研究過渡時期的文化具有實在的價值，同時更由於它也是一本非常切合實用的書。本書後面所附的索引和家系表是譯者加入的，希望它們在本書的實用上可以起一些幫助的作用。

不幸的是，關於冰島共和國的當代記錄，英譯本是非常缺少的。尤其需要有英譯本的是斯德龍加英雄傳說集，但這却是一項極端艱巨的工作。斯德龍加英雄傳說集唯一的一部全譯本，乃是卡倫德<sup>①</sup>的丹麥文譯本(哥本哈根，1904)；巴脫克曾經譯了一部德文的節本斯德龍加英雄傳說集選，收在吐勒叢書中<sup>②</sup>，斯德龍加英雄傳說集和主教的英雄傳說集的英文選譯則在李區<sup>③</sup>、維格夫遜和約克—鮑惠爾<sup>④</sup>、狄思奈·李

---

① Kr. Kålund

② W. Baetke: *Geschichten vom Sturlungengeschlecht* (Thule series, Jena, 1930)

③ *A Pageant of Old Scandinavia*, ed. by H. G. Leach (Princeton, 1946)

④ *Origines Islandicae*, ed. and tr. by G. Vigfusson and F. York-Powell (Oxford, 1905)

斯夫人<sup>①</sup>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此外，在凱爾的英雄詩與浪漫詩<sup>②</sup>中，也可看到几行非常美丽的譯文。兩位主教的傳説集几乎已全部有了譯本<sup>③</sup>；安妮·托姆斯蘭譯的赫拉夫恩·斯汶巴那遜英雄傳説集，則已收在本叢書第35卷中<sup>④</sup>。关于叙述斯德龍时代的作品，巴斯契<sup>⑤</sup>和霍尔达尔·海尔曼遜<sup>⑥</sup>的著作都值得在此一提。对于熟悉冰島文的讀者來說，那关于这一时代的作品当然是更多了，在这方面，必須参考本叢書的第1、第24卷內霍尔达尔·海尔曼遜所作的書志。

英語不是譯者的本國語言，因此在進行翻譯時，我是很感憂慮的，要不是由于原作者的努力為我校讀和修改譯稿，又加上蘿茜·溫斯頓·漢納遜除了為我做打字和校對的工作以外所給我的幫助，那我所憂慮的事情將會更顯明地暴露出來的。这里面还遺留着缺點，那是完全由于我的主觀的看法所造成的。对于譯文，我已經盡了我的一切力量，但也还有着很多失真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原文那种确切和活潑性；原文的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优点，那是由于原作者的文字和那完整地表达出那些700年前的原始材料所用的文字相同的緣故。

約翰·漢納遜<sup>⑦</sup>

- 
- ① *Stories of the Bishops of Iceland*, tr. by Mrs. Disney Leith (London, 1895)
  - ② *Epic and Romance*, tr. by W. P. Ker (London, 1897)
  - ③ *The Life of Gudmund the Good, Bishop of Hólar*, tr. by G. Turville-Petre and E. S. Olszewska (Coventry, Eng., 1942)  
*The Life of Lawrence, Bishop of Hólar in Iceland (Laurentius Saga)* by Einar Hafliðason, tr. by Oliver Elton (1890)
  - ④ *The Saga of Hrafn Sveinbjarnarson*, tr. by Anne Tjomsland (*Islandica*, Vol. XXXV)
  - ⑤ Fr. Paasche: *Snorre Sturlason og Sturlungerne* (Kristiania, 1922)
  - ⑥ Halldór Hermannsson: *Saemund Sigfússon and the Oddaverjar* (*Islandica* XXII; Ithaca, N. Y., 1932)
  - ⑦ Jóhann S. Hannesson

## 古代冰島的历史和文学概述

### —

对中国的讀者來說，冰島——大西洋中的一个海島——是一个遙远的地方，我們怎样才能用短短的几句话来使他們对这块土地获得一个印象呢？也許，詩人揚那斯·霍尔葛利姆遜的这几句詩可以有些帮助：

你知道这样一个华丽绚烂的地方，  
青色的山峰，回蕩着天鵝的長鳴，  
游魚来往的流水，开遍了可爱的鮮花的田野，  
这里有万丈的飞瀑、透明的海洋和广闊的冰川，  
願上帝賜福与宅，万世无疆。

这块土地上有着綠色的山谷和原野，我从来也沒有見到过比它更綠的地方；这里有高聳的山嶺，有白色的冰川，有火山，也有河流和瀑布，圍繞着这块土地的全是茫茫的大海。

我們在看一張中国古代的风景画时，发现它的背景多数是黃的顏色，那些远山总是籠罩着一层黃色的烟霧。这样的景色在冰島也可見到，但更常見的那些远景是一片青色。在我們的土地上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它們的名字就叫作“青山”。有时候，这种青色也会变成一种烟霧，但一般地空气总是非凡的清彻，远方的景色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那种色彩——不論是地上或空中——总是非常明亮的。景色真可以說是千變万化，在一个欣賞者的眼里，这一片无所遮盖的、很少林木而又秀丽非

凡的山水，簡直象是有生命的东西似的，它的色彩变幻无穷。

冰島的面积有十万多平方公里，北面的疆界就位于北极圈上。它与其他的国家离得很远，离得最近的是西面的格陵蘭，相距約 350 公里，它离开蘇格蘭 850 公里，离挪威則有 1,050 公里。冰島虽然位于这样遥远的北方，但它的气候却比人們所想象的还要温暖些，以首都雷克雅未克來說，它的平均温度在 7 月是攝氏 11°(华氏 52°)，在 1 月是攝氏零下 1°(华氏 30°)。气候的冬暖夏涼看来好象不可能，但却是事实。这样温和的气候，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灣流造成的。——来自南面墨西哥灣的暖流，还带来相当温暖而湿润的南风。

冰島是由高地組成的，只有在沿岸的一帶可以看到一些狭長的低地，在若干地点也有一些平原。在山里，到处可以看到一些溪谷，这是千百年来河流冲碎了石块而形成的。所有的低地上鋪滿着濃密而美丽的短草，在若干地方也可看到一叢叢樺树，难得也有一些山樺之类的树木。在較早的世紀里，人們毫不愛惜地伐尽了这里的“森林”，而今天，新的树木正在培植起来，同时也移植了一些外国的品种。耐寒性的谷类虽然在南方的地区里也可生長，但冰島的人民却主要依靠畜牧和捕魚过活；因为在这个島的四周，有着若干世界上最好的漁場。今天，劳动的性質正在改变，人們已在开始使用近代的机器，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是有很多可以說的，可是，这本书却將只叙述那些古老的年代和那时候的古老方式；那个时代所創造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养成了我們民族的文化。

冰島是欧洲的一部分，它是被来自欧洲的人所发现和定居的。当有人在冰島定居下来，或比这更晚一些的时候，在格陵蘭也一定有了爱斯基摩人，但他們并没有发现冰島，爱斯基摩人也从未在这里居住过。冰島和不列顛諸島之間(冰島和挪威之間更不用說了)隔着辽阔无际的海洋，海上的风浪很大，因此，在当时來說，船舶的航行是很危险的。所以，冰島的被发现，已經是欧洲大陆上有人类居住几千年以后的事了。而且，甚至在冰島已經有了人类定居以后，对这些定居者來說，海洋仍為他們形成了一条可靠的防綫，保卫着他們不致受到外来的人們的攻击，

使他們在定居以后的几百年中过着独立的生活。

## 二

冰島早在有人类定居之前，很可能就有航海人員已經到过这个地方了，虽然足以証明这一点的，只有在冰島东部发现的公元第三世紀末所通用的三枚羅馬貨幣；可是这也可能是在較晚一些的时候被帶到这里来的。我們所确切知道最初来到冰島的人是一些来自爱尔兰的隱士，他們住在冰島的时候是公元8世紀，虽然也可能他們在較此更早的时候就已先来过了；但当9世紀后期，另外一种民族——古代挪威人来到这块土地上并定居下来时，那些隱士也还在这里。据說，古代挪威人最初发现冰島是在9世紀的中叶；公元870年时，第一个定居者就在这里正式落戶。其他的人也跟着他来到这里，不久之后，整个国家便完全有人定居了。这些定居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多数都是北方（斯干的那維亞人）的种族，有一大部分是从挪威来的，虽然也有一些是从被古代挪威人所定居的不列顛島嶼上来的，他們帶來了很多居尔特人，尤其是爱尔兰的种族。

这些变化发生在早期的北欧海盜时代（約当公元800—1066年），也就是欧洲西北部发生爭夺和变迁的时代。在老式的、守旧的、帶有复杂的階級特征的农民中，許多青年受到了海洋的吸引，参加了海盜的劫掠，依照当时的說法，那是为了寻求財富和名誉。他們懂得了制造比当时在西北欧使用的更好的船舶，那便是坚固的海船。他們在自己的詩篇中歌咏这种船舶的美丽，而事实上这种船也的确是美丽的，因为它們不但在裝飾上，同时在外形和大小上都表現了它們的优美。海盜好象台风似的席卷了鄰国的海岸。他們到过不列顛島嶼上，到过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有时甚至出現在君士坦丁和地中海。到处的居民都害怕他們，因为他們主要揀那些富裕的、他們認為最有希望可以得到大量財宝的地方进行劫掠。

海盜开始时是劫掠和战争，但他們也准备进行交易买卖。他們統治

了蘇格蘭西北的一些島嶼，并住在那里从事耕种。他們在愛爾蘭占据了一些港口，并在那里建立了市鎮。在大陸上，在查理曼帝國以及在英格蘭，他們都拥有大量的队伍，并试图征服这些国家。海盜中有一个名叫洛羅的領袖，他侵入了諾曼第，后来并征服了这个公国，作了王帝的屬下。在英格蘭，丹麥人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統治权，在那里統治了將近半个世紀。在俄羅斯，海盜也建成了一個国家。由于那种好奇、好学、审慎、鎮靜和多疑的性格，他們在自己的旅程中看到听到并学到了很多東西。他們的旅程扩大了他們的眼界和經驗，危險的經歷使他們养成了机警和自恃的能力，在船上和海盜船員一起的生活，打破了他們那种陈旧的思想和各种古老的社会階級制度。

有一些海盜来到了西北方的冰島，但其中有些人又向更北的方向前进，于是他們发现了格陵蘭，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从那里出发，他們又发现了新世界——北美洲的东部，但在这里他們遭遇了当地的土著，在殖民事业上并没有获得成功。

冰島的被人定居是在9世紀的最后30年和10世紀的最初30年。这个国家是由不同的成份溶合而成的：直接来自挪威狹窄的峽灣的农民，他們帶來了自己祖先的傳統的风俗习惯；各种不同種族的、傲慢而各自獨立的海盜，他們的祖國就是海洋；愛爾蘭的基督教徒，他們往往是混合着各种不同的背景和癖性的有信仰的人。这些人来到了这样一块新的土地上，大家都必須服从于农民的生活，并須和各自的鄰居取得諒解。

前面已經說过，冰島的气候是寒冷的，它中部的高地不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但所有的低地却极宜于人类居住。耐寒性的谷类虽在南方培植起来，但并没有很大的发展，人們都还是依靠捕魚（从河裡和海里）和畜牧为生。他們广泛地分居在各地，在耕地上各自經營着自己的农場。起初，农場的数目并不多，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农場的数目也多起来了。絕大多数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但到了1100年，尤其是1200年以后，教会机构和族長們所有的土地财产愈来愈多了，同时佃戶的数目也就增加起来；不过，这种趋势直到14世紀和15世紀才真

正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还殘存着一份 1100 年前后的独立农民的数字表,根据那上面的記載,当时全国的独立农民共有 4,560 人。学者們就从这个数字出发,试图計算出总的人口数字来;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似乎可以确定,当时的居民人数当在 5 万人到 10 万人之間。

### 三

公元 930 年时,国民議會举行了第一次的會議,这也就是这个新共和国的象征和主要机构。这个共和国建立于中国宋朝开国前 30 年,存在的时期也几乎与宋朝完全相同(它灭亡于 1262—64 年)。在这整个时期里,那种政体也并没有变动。

这个共和国在結構上是一种貴族政治,立法权掌握在被称为“果士”的族長手中。“果士”的人数最初是 36 人,后来增为 39 人,他們在議会上組成了一个机构,称作国民法院。除了这些正式的族長之外,还有 9 个輔助的族長,以便使他們的总数成为 48 人;这些人都賦有表决权,但他們每个人在国民法院中还有两个沒有表决权的代表。自从基督教傳入(公元 1000 年)之后,国家的两个主教在国民法院中也有了席位。国民法院的主席是議長,他的任务便是向出席議會的人宣讀法律。在公元 1117 年之前,他宣讀法律完全是依靠記憶,并沒有任何書籍可資参閱,如果想到古代冰島的法律是如此复杂紛繁,也就可以知道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了。从 1117 年开始,法律用文字写下来了;毫无疑问,从此以后他們也就照了書念了。議長是共和国最高的官員,但他并没有行政权;事实上以整个来說,那时是并没有中央行政权的,不过在各个区里,这种行政权則是握在族長手中的。

議会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开会判決糾紛。这种作审判官的人是由“果士”或族長們来选任的,因而选举的权利也分散在許多人的手中。起初,这种議會中的法院全国只有一个,但到了 965 年时,为了方便起見,全国又被分成了四个行政区,在每一个行政区中都有一个法院。为了补

救这样做法的种种缺点，公元 1000 年以后不久，在議會中又成立了一个最高法院，这个制度后来一直实行到共和国灭亡时为止。

議會每年在 6 月底 7 月初举行會議一次，会期是两个星期。在开会期間，很多人都要到这里来，不單是上面講到的那些人和有糾紛需要解決的人；除此之外，每一个族長还要帶一批农民同来。每一个农民都有自由来决定自己支持哪一个族長；双方——农民和族長——都以独立的身份来互相达成協議；农民要支持族長，族長要保护农民。協議中又規定：每一农民，只要他保有一只牛而并没有債務，或保有相当于一只牛的代价，或保有一个漁網或一艘船，他就必須亲自或派一个人代表他跟着族長到議會去，否則他就得付錢来負担那些跟族長到議會去的人們的費用，因为对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他需要的雇工，他都有負担費用的义务。这种錢叫作“議會稅”，在本書中，我們常常会有机会討論必須付这种錢的人——他們叫作議員或繳議會稅的农民。这种为族長所必需依賴的乃是普通的人民，他們如果願意的話，可以随时廢弃協議而投奔另外的族長，由于这个原故，普通的人民都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独立和負責的成員。

“果曹士”或“果士”的地位是世襲的，但也可以买卖。当然，大家也常常要注意到，一个新的族長必須是来自族長家族中的人。在法律里有这样的規定：当“果曹士”权从一个人轉到另一个人手中时，在某些場合，議員（“果士”的家臣）也可提出意見，这也是古代冰島社会中的民主特色之一。

“果曹士”数目的多少是由法律規定的，但在理論上講，“果曹士”权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跟特定的地理区域发生关系。一个族長可以在自己的行政区内的任何地方保有議員，同时他也可以征得国民法院的准許而在他本人的地区以外保有議員。

除了全国性的議會之外，在各个有居民的地区里，也有較小的区域議會。这种地区性的議會叫作“初級議會”，它專門处理一些次要的和地方性的事情。議會閉幕之后，在各个地区里也同样地要举行一些會議，



以便將当地所发生的事情向公众宣布。“初級議會”在最初只有 12 个，后来增为 13 个，都是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举行的。在每一个“初級議會”中都有三个專任的“果士”。

#### 四

由于上述的組織体系，必然地形成了許多小族長的同时并存和他們之間的势力均衡。但跟着时间的进展，这种情况也有了变化。在 12 世紀的下半叶，某些族長开始变得比别的族長更富有、更强大了。沒有东西可以阻止一个人去掌握另外一个人的“果曹士”权，只要后者允許他这样做；事实上，也没有人试图去阻止一个人保有更多的“果曹士”权。在国内許多地方出現了一种趋势：在每一个議會地区里（即每一个有“初級議會”的区域里），某个族長的家族变成了最有势力，在某些地方，这种家族將可能获得了全部的权力。这种趋势表明，农民可以选择自己的族長的权利对他是不挺有利。另外还有一种趋势也是很明显的，那便是“地区”渐渐地形成了一个統一体。所有这一切，本書后面都將进一步加以論述。

农民的势力均衡的破坏，使冰島处于比过去更大的紛爭中，而这种紛爭到了共和国末期的几十年中变得尤其激烈。人們当时的思想中，很希望能有一个人出来对全国进行完全的統治。但当这件事真的实现时，統治冰島的却并不是本地的任何人；相反地，冰島的事务已愈来愈受到了外来的干涉：一是在冰島的势力正在与日俱增的外国教堂，还有便是挪威的国王，他在 1262—1264 年时，也终于做了冰島的国王。虽然冰島到这时候才完全失去了独立，可是外国王帝的眼睛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在貪婪地注視着冰島了。有一个資料告訴我們，还在移民的时期，当时的挪威（大部分移民也就是从那里来的）国王哈劳德·非尔海尔就已派了一个人来德息冰島人承認他为他們的統治者，可是大部分的移民都反对他，因此他并未获得成功。在 10 世紀的后期，冰島人触怒了丹麦国王；另外，傳教的挪威国王奧拉夫·特賴格伐遜当然也希望能夠統治冰